

傳世十大名著

鏡花緣

第一回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 老王母西池赐芳筵

昔曹大家《女诫》云：“女有四行：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三曰妇容，四曰妇功。”此四者，女人之大节而不可无者也。今开卷为何以班昭《女诫》作引？盖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，儿女闲情，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，历历有人，不惟金玉其质，亦且冰雪为心，非素日恪遵女诫，敬守良箴，何能至此？岂可因事涉杳渺，人有妍媸，一并使之泯灭？故于灯前月夕，长夏馥冬，濡毫戏墨，汇为一编：其贤者彰之，不肖者鄙之；女有为女，妇有为妇；常有为常，变有为变。所叙虽近琐细，而曲终之奏，要归于正；淫词秽语，概所不录。其中奇奇幻幻，悉由群芳被谪，以发其端。试观首卷，便知梗概。

且说天下名山，除王母所住昆仑之外，海岛中有三座名山：一名蓬莱，二名方丈，三名瀛洲。都是道路穹远，其高异常。当日《史记》曾言这三座山都是神仙聚集之处。后来《拾遗记》同《博物志》极言其中珍宝之盛，景致之佳。最可爱的四时有不谢之花，八节有长青之草。他如仙果，瑞木，嘉谷，祥禾之类，更难枚举。

内中单讲蓬莱山有个薄命岩；岩上有个红颜洞；洞中有位仙姑，总司天下名花，乃群芳之主，名百花仙子，在此修行多年。这日正值三月初三日王母圣诞，正要前去祝寿，有素日相契的百草仙子来约同赴蟠桃胜会。百花仙子即命女童捧了“百花醪”，又约了百果百谷二位仙子。四位仙姑，各驾云头向西方昆仑而来。

行至中途，四面祥云缭绕，紫雾缤纷。原来都是各洞神仙也去赴会。忽见北斗宫中现出万丈红光，耀人眼目。内有一位星君，跳舞而出，装束打扮，虽似魁星，而花容月貌，却是一位美女；左手执笔，右手执斗；四面红光围护，驾着彩云，也向昆仑去了。

百谷仙子道：“这位星君如此模样，想来必是魁星夫人。原来魁星竟有浑家，却也罕见！”百花仙子道：“魁星既为神道，岂无匹偶？且神道变幻不测，亦难详其底细。或者此时下界，别有垂兆，故此星以变相出现，亦未可知。”百果仙子笑道：“据小仙看来，今日是西王母圣诞，所以魁星特命娘子祝寿；将来到了东王公圣诞，才是魁星亲自拜寿哩。但这夫人四面红光护体，紫雾盘旋，不知是何垂兆。”

百花仙子道：“小仙向闻魁星专司下界人文。近来每见斗宫红光四射，华彩腾霄，今以变相出现，又复紫气毫光，彻于天地：如此景象，下界人文，定卜其盛。奈我辈道行浅薄，不知其兆应在何时何处。”百草仙子道：“小仙闻海外小蓬莱有一玉碑，上具人文，近日常发光芒，与魁星遥遥相映，大约兆应玉碑之内。”

百花仙子道：“玉碑所载是何人文？我们可能一见？”

百草仙子道：“此碑内寓仙机，现有仙吏把守，须俟数百年后，得遇有缘，方得出现。此时机缘尚早，我们何能骤见？”

百花仙子道：“不知小仙与这玉碑可能有缘？可惜我们虽成正果，究系女身，将来即使得睹玉碑人文之盛，其中所载，设或俱是儒生，无一闺秀，我辈岂不减色？”百草仙子道：“现在魁星既现女像，其为坤兆无疑。况闻玉碑所放文光，每交午后，或逢双日，尤其焕彩，较平时迥不相同。以阴阳而论，午后属阴，双亦属阴；文光主才，纯阴主女。据这景象，岂但一二闺秀，只怕尽是巾帼奇才哩！”

百花仙子道：“仙姑所见固是；小仙看来，即使所载竟是巾幗，设或无缘，不能一见，岂非镜花水月，终虚所望么？”

百草仙子道：“这派景象，我们今日既得预睹，岂是无缘？大约日后总有一位姐姐恭逢其盛，此时渺渺茫茫，谈也无用。我们且去赴会，何必只管猜这哑谜？”

只见魁星后面又来了四位仙长，形容相貌，与众不同：第一位，绿面獠牙，绿发盖顶，头戴束发金箍，身披葱绿道袍；第二位，红面獠牙，红发盖顶，头戴束发金箍，身披朱红道袍；第三位，黑面獠牙，黑发盖顶，头戴束发金箍，身披元色道袍；第四位，黄面獠牙，黄发盖顶，头戴束发金箍，身披杏黄道袍。各人都捧奇珍异宝，也向昆仑进发。百花仙子道：“这四位仙长，向日虽在蟠桃会中见过，不知却住那座名山，是何洞主？”百果仙子道：“那位嘴上无须，脖儿长长，脸儿黑黑，行动迂缓，倒像一个假道学，仔细看去宛似龟形，莫非乌龟大仙么？”

百草仙子道：“仙姑休得取笑。这四位仙长，乃鳞凤龟龙四灵之主：那穿绿袍的，总司天下毛族，乃百兽之主，名百兽大仙；那穿红袍的，总司天下禽族，乃百鸟之主，名百鸟大仙；那穿黑袍的，总司天下介族，乃百介之主，名百介大仙；那穿黄袍的，总司天下鳞族，乃百鳞之主，名百鳞大仙。今日各携宝物，大约也因祝寿而来。”

说话间，四灵大仙过去。只见福禄寿财喜五位星君，同着木公、老君、彭祖、张仙、月老、刘海蟾、和合二仙，也远远而来。后面还有红孩儿、金童儿、青女儿、玉女儿，都脚驾风火轮，并各洞许多仙翁，仙姑，前前后后，到了昆仑。四位仙姑，也都跟着，齐上瑶池行礼，各献祝寿之物。侍从一一收了，留众仙筵宴。王母坐在中间，旁有元女、织女、麻姑、嫦娥及众女仙，左右相陪；其余各仙，俱列瑶台两旁，遥遥侍坐。王母各赐仙桃一枚，众仙拜谢，按次归座。说不尽天庖盛饌，玉府仙醪！

又闻仙乐和鸣，云停风静。

不多时，歌舞已罢，嫦娥向众仙道：“今日金母圣诞，难得天气清和，各洞仙长，诸位星君，莫不齐来祝寿，今年之会，可谓极盛！适才众仙女歌舞，虽然绝妙，但每逢桃筵，都曾见过。小仙偶然想起，素闻鸾凤能歌，百兽能舞。既有如此妙事，何不趁此良辰，请百鸟百兽二位大仙，分付手下众仙童来此歌舞一番？诸位大仙以为何如？”

众仙刚要答言，那百鸟百兽二仙，都躬身道：“蒙仙姑分付，小仙自当应命：但歌难悦耳，舞难娱目；兼恐众童儿卤莽性成，倘或失仪，王母见罪，小仙如何禁当得起？”王母笑道：“偶尔游戏，这有何妨？”百鸟仙同百兽仙听了，随即分付侍从传命。登时只见许多仙童，围着丹凤青鸾两个童儿，脚踏祥云，到了瑶池，拜过王母，见了百鸟大仙，领了法旨，将身一转，变出丹凤青鸾两个本相：一个是彩毫炫耀，一个是翠翼鲜明。那些随来的童儿，也都变出各色禽鸟。随后麒麟童儿，带着许多仙童，也如飞而至，一个个参拜王母，见了百兽大仙，领了法旨，都变出本相：无非虎豹犀象，獐猫麋鹿之类。那边是众鸟围着鸾凤，歌喉宛转；这边是麒麟带着众兽，舞态盘旋。在琼阶玉砌之间，各献所长。连那瑶草琪花，也分外披拂有致。

王母此时不觉大悦，随命侍从把百花酿各赐众仙一杯。

嫦娥举杯向百花仙子道：“仙姑既将仙酿祝寿，此时鸾凤和鸣，百兽率舞，仙姑何不趁此也发个号令，使百花一齐开放，同来称祝？既可助他歌舞声容，又可添些酒兴，岂不更觉有趣？”众仙听了，齐声说妙，都催百花仙子即刻施行，以成千秋未有一场胜会。

百花仙子连忙说道：“小仙所司各花，开放各有一定时序，非比歌舞，随时皆可发令。月姊今出此言，这是苦我所难了。况上帝于花号令极严，稽查最密：凡下月应开之花，于上月先呈图

册，其应否增减须瓣，改换颜色之处，俱候钦裁，上命披香玉女，细心详察，务使巧夺人工，别开生面。所以同一梅花，有绿萼砾砂之异；同一莲花，有重台并蒂之奇。牡丹芍药，佳号极繁；秋菊春兰，芳名更夥。一枝一朵，悉遵定数而开；或后或先，俱待临期而放。又命催花使者，往来保护，以期含苞吐萼之时，如式呈妍。果无舛错注明金策云签，来岁即移雕栏之内，绣闼之前，令得净土栽培，清泉灌溉，邀诗人之题品，供上客之流连，花日增荣，以为奖励。设有违误，纠察灵官奏请分别示罚。其最重的，徙植津亭驿馆，不特任人攀折，兼使沾泥和土，见蹂于马足车轮；其次重的，蜂争蝶闹，旋见凋残，雨打霜摧，登时零落；其最轻的，亦滴置深山穷谷，青眼稀逢，红颜谁顾，听其萎谢，一任沉埋。——有此种种考察，是以小仙奉令惟谨，不敢参差，亦不敢延缓。今要开百花于片刻，聚四季于一时，月姊此言，真是戏论了！”嫦娥听这一片话，甚觉有理，再难勉强；当不起风姨与月府素日亲密，与花氏向来不和，便说出一段话来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发正言花仙顺时令 定罚约月姊助风狂

话说风姨闻百花仙子之言，在旁便说道：“据仙姑说得其难，其慎，断不可逆天而行。但梅乃一岁之魁，临春而放，莫不皆然，何独岭上有十月先开之异？仙姑所谓号令极严，不敢参差者安在？世间道术之士，以花为戏，布种发苗，开花顷刻，仙姑所谓稽查最密临期而放者又安在？他如园叟花佣，将牡丹碧桃之类，浇肥炙炭，岁朝时候，亦复芬芳逞艳，名曰‘唐花’此又何人发号播令？总之，事权在手，任我施为。今月姊既有所恳，无须推托。待老身再助几阵和风，成此胜会。况在金母筵前，即玉帝闻知；亦未便加罪。设有过失，老身情愿与你分任，何如？”

百花仙子见风姨伶牙俐齿，以话相难，不觉吃惊，含笑道：“姨姨请听小仙告白。那岭上梅开，乃地有南北暖寒之异。小春偶放，得气稍先，好事者即见于吟咏，岂为定论？至花开顷刻，乃道人幻术，过眼即空。若‘唐花’不过矫揉造作，更何足道？此事非可任我施为。即如姨姨职司风纪，四季不同，岂能于阳和之候，肆肃杀之威；解愠之时，发刁萧之令？再如月轮晦明圆缺，晷刻难差。月姊能使皓魄常圆，夜夜对此青天碧海么？今既承尊命，小仙即命桃花仙子，杏花仙子，各执上等本花来此歌舞一番，何如？”

嫦娥听了，不觉冷笑道：“桃杏二花，此时遍地皆是，何劳费心？小仙所以相恳者，并非希冀娱目，意在趁此嘉辰，博金母尽日之欢，庶不虚此胜会。不意仙姑意存爱惜，恐劳手下诸位仙子，我又何必勉强？但仙姑不过举口之劳，偏执意作难，一味花

言巧语，这样拿腔作势，未免太过分了？”

百花仙子见话不是头，不觉发话道：“群花齐放，固虽甚易，第小仙向来承乏其事，系奉上帝之命；若无帝旨，即使下界人王有令，也不敢应命，何况其余？且小仙素本胆小，兼少作为；既不能求不死之灵丹，又不能造广寒之胜境；种种懦弱，概不如人；道行如此之浅，岂敢妄为此事？只好得罪，有方尊命了。”

嫦娥见他话中明明讥刺窃药一事，不觉又羞又气，因冷笑道：“你不肯开花也罢了，为何语中却带讥讽？”

织女劝道：“二位向以楸枰朝夕过从，何等情厚？今忽如此，岂不有伤和气？况事涉游戏，何必纷争？”

元女道：“二位角口，王母虽然宽宏，不肯出言责备；但以瑶池清静之地，视同儿戏，任意喧哗，未免有失敬上之道。倘值日诸神奏闻上帝，他年桃会，恐不能再屈二位大驾了。”

嫦娥道：“适才百花仙姑说，惟有上帝敕旨，才能群花开放；纵让下界帝王有令，也不能应命。此去千百年后，倘下界有位高兴帝王，使出回天手段，出此一令，那时竟是百花齐开，却如何受罚？今趁王母并诸位仙长作个证见，倒要预先说明。”

麻姑戏说道：“据小仙愚见，将来如有此事，即罚百花仙子在广寒殿打扫落花三年。月姊以为何如？”

百花仙子道：“那人王乃四海九州之主，代天宣化，岂肯颠倒阴阳，强人所难？要便是嫦娥仙子临凡，做了女皇帝，出这无道之令，别个再不肯的。那时我果糊涂，竟任百花齐放，情愿堕落红尘，受孽海无边之苦，永无翻悔！”

话言未毕，那边女魁星早已执笔过来，把百花仙子顶上点了一笔，驾着红光，离了瑶池，竟奔小蓬莱保护玉碑去了。

这里嫦娥闻百花仙子之言，正要发挥。织女劝道：“方才魁星夫人因不肯开花，已将百花仙姑责了一管，愤然而去；月姊也可略消气恼。二位如再喧哗，不独耽误娇音妙舞，恐金母要下逐

客之令了。”

王母暗暗点头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这妮子道行浅薄，只愿为着游戏小事，角口生嫌；岂料后来许多因果，莫不从此而萌：适才彩毫点额，已露元机。无奈这妮子犹在梦中，毫无知觉。这也是群花定数，莫可如何！”

登时歌停舞罢，王母都赏赐果品琼浆，叩领而去。众仙宴毕，也就拜谢四散。百花仙子与百草，百果，百谷，四位仙姑，共坐云辇，一同回洞。

百谷仙子在路说道：“今日是庆寿良辰，争奈这嫦娥恃强倚宠，卖弄新鲜题目，平白惹这场闲气！我至今还觉不平！幸亏百花姐姐有情有理，说得他满面羞惭，无言可答。”

百草仙子道：“那歌舞是件有趣的事，怎么要那不伦不类的百兽乱闹起来！瑶池乃幽静之所，今被兽蹄鸟迹遭遇不堪，明日那些执事仙官，着人打扫，还不知怎样埋怨嫦娥哩！”

百果仙子道：“幸而龟不能歌，蛟不能舞；若能歌舞，嫦娥少不得又请百介百鳞二仙发号施令。那时弄得满瑶池尽是虾兵蟹将，臭气熏人，那才是个笑话哩！当时我在座上，见百草妹妹嬉笑不止，不知为甚？想是看得乐了？”

百草仙子道：“我看那些鸟儿，如凤管鸾笙，莺啼燕语，虽不成腔调，还不讨厌；至于百兽，到底算些什么东西！那笨牛，癞象，摇来摆去，已觉不雅；又弄个毛猴子，夹在里头东奔西跳，偏是他忙！最令人喷饭的，那小耗子又要舞，又怕猫，躲躲藏藏，贼头贼脑，任他装出斯文样子，终失不了偷油的身分！还有那小兔子，站在旁边，正自躲懒，忽然看见凤凰手下那只癞鹰，惟恐鹰来捉他，登时使出无穷身段，扭扭撮撮，向着癞鹰笑容可掬，百般跳舞；我因小兔子他也会哄骗，所以不觉好笑。看了他们这种样子，无怪百花姐姐宁与我辈草木并腐，不屑与鸟兽同群了！”

百花仙子听他三位问答，却也化怒成欢。谈笑间，已至蓬莱，各自归洞。每逢闲暇，无非敲枰相聚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也不知人间岁月几何。

一日，百花仙子因时值残冬，群芳暂息，既少稽查之役，又无号令之烦，消闲静摄，颐养天和。一时忽然静中思动，因命牡丹兰花众仙子看守洞府，去访百草仙子。不意适值外出，又访百果百谷二仙，亦皆不遇。忽见阴云四合，飘下几点雪花；正要回洞，偶然想起麻姑久未会面，于是来到麻姑洞府。彼此见面，各道久阔。

麻姑道：“今日这般寒冷，满天雪片飘扬，仙姑忽来下顾，真是意想不到。如果消闲，趁此六出纷霏之际，我们虽不必学人间暖阁围炉那些俗态，何妨清吟联句，遣此长宵？现在家酿初熟，先请共饮数杯，好助诗兴。”

百花仙子道：“佳酿延龄，乃不易得的，一定遵命拜领。至于联句，乃冷淡生涯，有何趣味？不如以黑白双丸，赌个胜负，倒还有些意思。莫要偷棋摸着，施出狡狴伎俩，我就不敢请教了。”

未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徐英公传檄起义兵 骆主簿修书寄良友

话说麻姑闻百花仙子之言，不觉笑道：“你既要骗我酒吃，又斗我围棋，偏有这些尖嘴薄舌的话说。我看你只怕未必延龄，反要促寿哩。若讲着棋，我虽喜同你着，却又嫌你。”百花仙子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麻姑道：“我喜你者，因你棋不甚高，臭的有趣，同你对着，可以无须用心，即可取胜，所谓杀屎棋以作乐，颇可借此消遣。无如你棋品平常，每每下到半盘，看势头不好，不是一撈，就相推故要走。古人云：‘未角智，先练品。’谁知你是未角智，先练撈，又练走。所以我又嫌你。我们今日预先讲定，或三盘五盘，必须见个胜负，不准半途而废。如果有事，请办过再来，免得临时闹讪。”

百花仙子笑道：“小仙今拜南极仙翁为师，若论高手，大约除了敝老师就要轮到小仙，岂可与从前一例看待？就下十盘，我也不惧。且命贵仙女暖酒安枰，我两人好一饮一着，分个高下。”麻姑道：“仙姑休得夸张。到了终局，你才知利害。那才后悔不该同我对局哩！”百花仙子道：“仙姑今日如果得胜，小仙闻得下界高手甚多，我去凡间访求明师，就便将弈秋请来，看你可怕！”

麻姑道：“那弈秋老先生连孟夫子都佩服的，我如何不怕？但仙姑下凡访师，这句话未免动了红尘之念，将来只怕下界有人聘你去做棋中高手哩。”一面说笑，随命仙女摆设酒肴，安排棋局。登时各逞心思，对着起来。百花仙子只顾在此着棋，那知下界帝王忽有御旨命他百花齐放。

原来这位帝王并非须眉男子，系由太后面登大宝，乃唐中宗

之母，姓武，名曌，自号则天，按天星心月狐临凡。当日太祖太宗本是隋朝臣子，后来篡了炀帝江山，虽是天命，但杀戮过重，且涉于淫私，伤残手足；所以炀帝并各路烟尘，趁他这个亏处，都在阴曹控告唐家父子种种暴戾荼毒之苦。冥官具奏，幸亏众神条陈：与其令杨氏出世报仇，又结来生不了之案，莫若令一天魔下界，扰乱唐室，任其自兴自灭，以彰报施。适有心月狐思凡获遣，即请赦令投胎为唐家天子，错乱阴阳，销此罪案。

心月狐得了此信，欢喜非常，日盼下凡吉期。这日来到广寒与太阴告辞。嫦娥触动前事，因悄悄说道：“星君此去下界为帝，享受富贵，玉食万方，皆不足道。倘能于一日之中，使四季名花莫不齐放，普天之下尽是万紫千红，那才称得锦绣乾坤，花团世界；不独名传千古，也显得星君通天手段。”心月狐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！我既为帝，莫讲百花教他齐放，他不敢不遵，就是那不开花的铁树也要开朵花儿给我看看哩。此时说来无凭，日后便见明白。”说罢作别。后来下凡，托生为则天皇帝，即唐中宗之母。

当时中宗在位，一切谨守彝训，天下虽然太平，无如做人仁慈，不合武太后之意，未及一载，废为庐陵王，贬在房州。武后自立为帝，改国号周，年号光宅。自中宗嗣圣元年甲申即位，赖唐家一点庇荫，天下倒也无事。无奈武后一味尊崇武氏弟兄，荼毒唐家子孙。那时恼了一位豪杰，是英国公徐勣之孙徐敬业，在外聚集英雄，同骆宾王做了一道檄文，布告天下，以讨武后。武后即发强兵三十万，命李孝逸率领众将征剿。徐敬业手下虽有兵十万，究竟寡不敌众。兼之不听魏思温之言，误从薛仲璋之计，以致大败亏输。后来被周兵追到至急之际，手下只剩千余人。

彼时徐敬业骆宾王各有一子，跟在军前，都不满十岁。徐敬业见事机万无挽回，即同骆宾王商议，选了四名精壮偏将，保护两位公子，暗暗奔逃；并将所讨武氏檄文，割下袍襟，咬破手指，每人各书一张，交付两位公子，叮咛嘱咐，教他日后务保主

上复位，以承父志。所以徐敬业之子取名徐承志，骆宾王之子取名骆承志。

当时骆宾王又割一幅袍襟，匆匆写了一封血书，递给儿子道：“此信日后送到陇右节度使史伯伯处。此人名叫史逸，向日同我结拜至交，为人忠心赤胆，素谙天文；刻下虽有勤王之意，因兵微将寡，未取妄动，将来首先起兵剿灭武氏，必是此人。我儿前去，得能替我出得半臂之劳，我亦含笑九泉。切须勉力为之！”

徐敬业也写两封血书，递给儿子道：“此信吾儿一送淮南节度使文伯伯处，一送河东节度使章伯伯处。文伯伯名隐，章伯伯名更，为人都是血心仗义，本欲起兵剿除内乱，迎主还朝，因兵马甚少，尚未举事。吾儿只要逃得性命，或在淮南，或在河东，投了此信，得能安身，将来自有出头之日。”

丁宁未毕，后面追兵甚近。父子四人，只得洒泪而别。后来徐敬业被偏将王那相刺死，即持敬业首级投降，徐党具被擒捕。其兄徐敬功带领家眷，逃在外洋。骆宾王竟无下落。其父骆龙带领孙女亦逃海外。徐如唐之奇，杜求仁，魏思温，薛仲璋诸人，悉皆奔逃。

武后剿灭徐敬业，惟恐城池不固，日与武氏弟兄计议，大兴土木，于长城外，另起东西南北四座高关，把个长安团团围在居中，真是水泄不通。这四座关就命武氏弟兄把守。武四思镇守北关。北方属水，兼之关下河道西通酉阳之水，取名酉水关。武五思镇守西关。西方属金，主肃杀之象，兼因地近巴蜀，取名巴刀关。武六思镇守东关。东方属木，又因关内河道向产紫贝木，名木贝关。他因“木”字犯了武氏祖讳，却把“木”字少写一笔，名叫才贝关。武七思镇守南关。南方属火，因造此关之后，关内屡遭回禄，恐火太旺，取名无火关。弟兄四个都得异人传授，颇有妖术。关前各设“迷魂阵”一座，极其利害。因此四方闻风而

惧。

当时虽有几家忠良欲为勤王之计，因有此关阻隔，未敢冒昧兴师，暂且臣服于周，相时而动。武后恃有高关，又仗武氏弟兄骁勇，自谓稳如泰山，十分得意。一日，正值残冬，同太平公主在暖阁饮酒，推窗赏雪，并与宫娥上官婉儿唱和吟诗。武后因雪越下越大，不觉道：“古人云：‘雪兆丰年。’朕才登极，就得如此佳兆，明岁自然五谷丰登，天下太平了。”公主同上官婉儿率领众宫娥都山呼叩贺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吟雪诗暖阁赌酒 挥醉笔上苑催花

话说武后赏雪心欢，趁着酒兴，又同上官婉儿赌酒吟诗。上官婉儿每做《雪兆丰年》诗一首，武后即饮一杯。起初是一首诗一杯酒，后来从两首诗一杯酒慢慢加到十首诗一杯酒。上官婉儿刚把诗机做的略略活了，诗兴还未一分，武后酒已十分。

正饮得高兴，只觉阵阵清香扑鼻。武后朝外一望，原来庭前有几株腊梅开了，不觉赞道：“这样寒天，腊梅忽然大放，岂非知朕饮酒，特来助兴？如此殷勤，自应懋赏。”分付挂红赏金牌。宫娥答应，登时俱挂红绶金牌。

武后醉眼朦胧，又分付宫人道：“此地腊梅既来伺候，想来园中各花素知朕有爱花之癖，自然也都大放。即刻备辇，朕同公主往群芳圃上林苑赏花去。”众宫娥只得答应，传旨备辇。

公主道：“腊梅本系冬花，此时得了雪气滋润，所以大放。至别的花卉，开放各有其时，此刻离春令虽近，天气甚寒，焉能都开呢？”

武后道：“各花都是一样草木。腊梅既不畏寒，与朕陶情，别的花卉，自然也都讨朕欢喜。古人云：‘圣天子百灵相助。’我以妇人而登大宝，自古能有几人？将来真可上得无双谱的。此时朕又岂止百灵相助？这些花卉小事，安有不遂朕心所欲？即便朕要挽回造化，命他百花齐放，他又焉能违拗？你们且随朕去。只怕园内名花早已伺候开了。”

公主再三谏阻。武后那里肯听，随即乘辇，命公主上官婉儿同去赏花；到了群芳圃下得辇来，四处一望，各样花木，除腊

梅，水仙，天竺，迎春之外，尽是一派枯枝，莫讲赏花，要求赏个青叶也是难的；看了一遍，不觉面红过耳，真是众口之下，羞愧难当，几乎把酒都羞醒了。

正要到上林苑去，只见有个小太监走来奏道：“奴婢才到上苑看过，那边也同这边一样。据奴婢看来，大约众位花仙还不晓得万岁要来赏花，所以未来伺候。方才奴婢已向各花宣过圣意，倘万岁亲自再下一道御旨，明日自然都来开花了。”

武后听罢，心中忽然动了一动，倒像触起从前一件事来；再四寻思，却又无从捉摸；不觉把头点了两点道：“也罢，今日已晚，权且施恩，限他明日开罢。”分付预备金笺笔砚，提起笔来，想了一想，在那笺纸上醉笔草草写了四句道：

明朝游上苑，火速报春知。花须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催。

写罢，分付太监拿去用了御宝，即发上林苑张挂，并令御膳房明早预备赏花酒宴。公主同上官婉儿听了，都不觉暗笑。武后酒醉难支，即带众人乘辇回宫。太监遵旨，把金笺用了御宝张挂上林苑内。

那上林苑腊梅仙子同水仙仙子见了这道御旨，忙到洞中送信。谁知这日百花仙子正同麻姑着棋，因天晚落雪，尚未回洞。当时牡丹仙子得了此信，不知洞主下落，即同兰花仙子冒雪分头到百草百果各位仙姑洞中寻访，毫无踪迹；天已夜晚，雪仍不止，只得回洞。

牡丹仙子道：“此旨限期又迫，偏偏洞主又无下落，这却怎好？”

桃花仙子道：“据小仙愚见，为今之计，惟有各司本花，前去承旨。况我们这座蓬莱，周围七万里，上面仙姑洞府不计其数，焉能个个遍访？设或逾限，违了圣旨，岂同儿戏？此时即寻

着洞主稟知此事，除承旨之外，安能另有别见？且洞主向来谨慎，从不越分妄为，岂有违旨之理？”

杨花仙子在旁听了，不觉暗暗点头。牡丹仙子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洞主究系众人领袖，岂可不候号令，擅自前去？不知兰桂二位仙姑可另有高见？”

兰花仙子道：“小仙同桂花仙姑所司之花，原有四季之名，四时莫不可放，此刻就去承旨，也无不合；但细细忖度，自应找寻洞主稟知为是。况罚不责众，如果立意都不承旨，谅那世主亦难遽将群芳尽废。且众姊妹虽以花卉为名，并非独供玩赏；其中隶于药品济世的，亦复不少；若都废了，何以疗疾？以此看来，更可放心。况时值隆冬，概令群花齐放，未免时序颠倒。虽皇皇圣谕，究竟于理不顺。即使违误，谅难加罪。所谓言不顺则事不成。若名正言顺，事在必行，我们一经闻命，自应即去承旨，又何须稟知洞主？现在行止，在于两可，所以不能不候洞主之命。小仙拙见如此。”

桂花，梅花，菊花，莲花，四位仙子听了，莫不点头；都道：“仙姑所见极是。”只见杨花，芦花，藤花，蓼花，萱花，葵花，蕖花，菱花，八位仙子，彼此交头接耳，商议多时，一齐说道：“诸位仙姑去不去，小仙也不敢勉强；但我等虽忝列群芳，质极微贱，道行本浅，位分又卑，既乏香艳之姿，兼无济世之用，何能当此违旨重谴？一经被谪，区区微末，岂能保全？再四斟酌，不能不筹且顾眼前之计。此时业经交丑，那旨内说，‘莫待晓风催。’转瞬就要发晓，我们惟有各司本花，先去承旨。日后即使洞主责备，亦当垂鉴下情。且吾辈倘竟违旨，俱获重罪，洞主身为领袖，又安能置身事外？今既循分承旨，彼此均无过失，洞主犒赏不暇，岂有责备之理？”因向桃花仙子道：“适才仙姑曾言：惟恐逾限获罪，何不趁此结伴同行？”不由分说，即拉了桃花仙子，竟自一同而去。